

文廟祀典攷



文廟祀典考卷二十六

賜進士及第 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常熟龐鍾璠編輯

從祀傳略九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布衣時與晉州孫復兗州石介講學泰山攻苦食淡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卽投之澗中不復展讀明道間以經術教授吳中當是時師道廢久矣學者有師自瑗及復介始而瑗之徒最盛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知蘇州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故事召對須先就閣門習儀瑗曰吾生平所讀書卽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爲閣門奏帝令就舟次習之瑗固辭帝亦不之強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進退周旋俱合古禮於是與鎮東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

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祕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甯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慶厯四年春詔興太學有司請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瑗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祕閣遂典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主簿辭不就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旣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宮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望其醇

厚和易之氣皆知其爲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
侍講仍治太學旣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歸老於家諸生與
朝士祖餞東門外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嘉祐四年六月
卒於杭州年六十七詔賻其家諡文昭宋初學者方尙詞賦瑗
在湖學獨以經學時務爲教立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
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
之類務令講貫精熟故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
世用其治太學也先甄別人物各隨其好以類羣居使互相講
習暇卽召之令各陳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置對
而後可否之或取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瑗
卒後神宗召其湖學高弟劉彝問瑗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
聖人之道有體有用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尙聲律

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璦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
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自
蘇湖終於太學出其門者無慮千餘人故今學者明聖人之體
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帝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爲誰
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
諒此陛下所知其在外明體適用教於民者殆數十輩其餘政
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璦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所
講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爲胡氏口義

按先生世居安定流寓陵州父訥爲甯海節度推官先生
生於泰州甯海鄉人稱之爲安定先生溯其源也

文廟祀典考卷二十七

賜進士及第 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刑部尙書常熟龐鍾瑤編輯

從祀傳略十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本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父輔成登真宗大中祥符八年進士所歷多善政終賀州桂嶺令累贈諫議大夫敦頤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甯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酷悍吏也欲深治之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將棄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及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然請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敦頤語二年果

有得徒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甯獄者吾屬得所訴矣
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更相告語莫敢違命蓋不惟以抵
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
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
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
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改永州權知邵州熙甯初用抃及
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
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人迹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施設措
置未及盡其所爲聞水齧其母墓遂以疾求知南康軍改葬畢
曰強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汙麾紱耶遂謝事因家廬
山蓮花峰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熙甯六年六月七
日也年五十七敦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

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歸妻子饘粥或不給亦曠然不以爲意也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發源蓮花峰下潔清紺寒合於湓江敦頤樂之因取營道所居濂溪以爲名而築書堂其上豫章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名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廢陋於希世而尙友千古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

顏樂處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
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
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
按宋史移郴之桂陽令朱子濂溪先生事實記作移郴及
桂陽令宋郴州領郴縣桂陽亦屬郴州史誤也史又云熙
甯初知郴州事實記云知永州權發遣邵州事邵州今寶
慶府武岡州也疑亦史誤今皆從朱子改正

程珦字伯溫世居中山曾祖羽太宗朝官三司使父適贈開府
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葬河南遂爲河南人仁宗錄舊臣後以珦
爲黃陂尉調廬陵尉遷潤州觀察支使改大理丞知虔州興國
縣事虔素難治珦以德化民人咸信服久之知冀州時宜獠區

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珣使人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人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改知徐州沛縣事久雨平原出水穀不登珣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使布之水中水未涸而甲已露是年遂收不艱食遷虞部員外郎知鳳州又遷庫部徙知磁州城中瓦屋及水上冰漸成花卉狀郡以爲瑞將上聞珣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衆乃止又徙漢州漢守有公田之入至者無不厚藏珣終任所獲惟布數百疋而已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珣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甯法行爲守令者奉命惟恐後珣獨抗議指其未便觸使者李元瑜怒遂移病歸旋致仕轉大中大夫累封永年縣開國伯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

卒年八十五珣居官不以私事答扑人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於私也自領崇福宮外無職事不問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善知人嘗識濂溪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又命二子師事之故卒成大儒居常默坐人問靜坐既久能無悶乎珣笑曰吾無悶心嘗遊壽安山顧謂二子顥頤曰遊山之樂不如靜坐也晚與文彥博席汝言司馬旦爲同年會賦詩繪象世以爲盛事比唐九老將卒自爲墓誌戒子孫勿更求時賢撰碑銘曰虛辭溢美徒累吾不德耳爲人慈恕而剛斷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少假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女兒旣適人而喪其夫珣迎以歸教養其子時官小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

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

顥字伯淳十歲賦餉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二
三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至學舍見之稱異許
妻以女登嘉祐二年進士第調鄆縣主簿縣令以年少易之鄆
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顥問曰
爾父藏錢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卽遣吏
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皆
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令大奇之有稅官貪而
橫衆憚之莫敢發顥至其人心不自安揚言曰外人謂某自盜
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顥笑曰人之爲言
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
能殺人其人默不能言卒私償所盜以善去南山有石佛歲傳

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顥戒寺僧曰俟復見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有水災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顥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欲薦之多問所欲顥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八年調上元主簿上元田稅不均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而不勝其弊會令缺顥攝邑爲畫法均稅富者初不便多爲浮言顥搖止其事旣而莫敢不服盛夏堤水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顥曰如此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甯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營處之歲不下數百人然必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者已數日矣以故至者輒死顥白

漕司給米貯營中至則與之食生者大半嘗云一命之士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崩遣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
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顥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
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止二日爾尹怒不從顥曰公自除
之顥非至夜不敢釋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池產龍如蜥
蜴而五色大中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
空而逝民俗以爲神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使人不惑爲晉城
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
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
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
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
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儲粟以待費大

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
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
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
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
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
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
室三年之內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
殺人者顥曰吾邑安得有此誠有之則某鄉某人也問之果然
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義勇農隙講武多應故
事顥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顥爲令視民如子嘗於座右書視
民如傷四字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踰十年官其土
者猶見民有聚衆口而不析異者問之則云守程公之化其誠

心感人如此熙甯二年以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
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見卿一日
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
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
帝嘗使推擇人材顥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弟頤爲首所
上章疏彙子弟不得窺見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
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
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帝贊歎以
爲得御史體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顥因上
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
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
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

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也帝令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神宗方嚮用安石稱安石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帝愕然問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周公盛德如是安石其身猶不能治何足以及此安石與顥道雖不同而心服之嘗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及顥曰此忠信人也及置條例司遣八使於四方顥在遣中會盛暑與安石對語安石子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石曰新法數爲人沮乃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顥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